

从王国维的思想看王国维之自沉

刘延苗

(西安体育学院 人文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为探讨王国维自沉之谜,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王国维的人生观念、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在于:王国维认为天才越大,痛苦就越大,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而对尘世的热情进一步导致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他恪守着忠与义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得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义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了离去。

关键词:王国维;天才;热情;忠义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4-0115-05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他早年从事东西方哲学研究,后来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从事文学批评,其间撰有著名的《红楼梦批评》和《人间词话》,而后又转入经史方面的研究,成为研究甲骨文和西北古史地理的行家里手,提出了赫赫有名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代表作有《殷周制度论》、《蒙古考》等。王国维还著有诗词多首。缪钺曾经评价王国维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1]。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时年五十一岁。此时的王国维,正当学术壮年,其事业如日中天,他为什么要舍弃他的学术和事业而去呢?笔者将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王国维先生自沉之谜。

一、王国维自沉的几种说法

根据刘克苏的《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大体上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沉归结为以下几种说法:殉清;罗振玉逼债;受叔本华哲学影响厌世而去;担心北伐军进京后受到侮辱;陈寅恪先生的不拘于一时域一地点之理性的说法。

殉清的说法在时间跨度上是站不住脚的。1912年清帝逊位,1925年冯玉祥逼宫,溥仪被逐出故宫。如果说殉清,王国维应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但事实上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这时候距离溥仪被赶出故宫也已经有两年之久。从理论上推测,没有人会专门为了两年前的事情去自杀。

罗振玉逼债之说更不可靠。罗振玉是与王国维合作《流沙坠简》的另一作者。王国维年轻时曾多蒙罗振玉提拔相助。辛亥革命后,二人同赴日本,王国维一家的生活大半依靠罗振玉的惠济。罗振玉曾自行出资刊印了许多古籍,关于这一点,王国维:“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刊书者

收稿日期:2008-05-08

作者简介:刘延苗(1972-),女,陕西洛川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存亡为己责，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刊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钜万字，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2]。王国维对罗振玉的敬重不无道理。姑且不提罗振玉对王国维的慷慨资助，单就罗振玉解私囊、刊古籍，对中国学术之功不可没，也值得人们敬仰。这样一位不爱惜金钱之人，怎么会将人逼债致死呢？所以，将王国维的自沉归因于罗振玉的逼债一说是靠不住的。王国维或许很老实，罗振玉或许个性比较张扬，但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资助与提拔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因为受人恩惠而对别人做一些让步，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能因为王国维受了一些委屈就断定王国维受罗振玉欺负。

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厌世而去的说法，在时间上也难以让人信服。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的哲学，后来用此研究成果做文学批评，成果卓著。王国维无疑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是否到了厌世的地步？即使厌世，是否到了一定要离开人世的地步？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可靠的结论。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在早年，而自沉时在壮年，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很难让人相信王国维是因受叔本华的影响而自沉的。

王国维担心北伐军到来后自己受到侮辱因而自沉的说法只是说到了表面现象。王国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里的“辱”前带有“再”字，说明他已经遭受过侮辱了，那么他的受侮辱就不仅仅是跟北伐军有关系，或者说北伐军的到来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只有挖掘出王国维认为自己遭受侮辱的更深层的意义，才能够找到王国维自沉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应该跟“世变”有关系。另外，王国维的自沉虽然与“侮辱”二字有关系，却不是害怕或担心“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害怕，还会害怕什么侮辱和不利呢？他只是不愿意再遭受到侮辱而已。

关于王国维的自沉，陈寅恪先生有两段话值得注意：“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

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3]。“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4]？陈寅恪先生之说确为中肯之论，但说得太过含糊（很可能陈寅恪本来就不愿意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以致王国维的自沉至今仍是一个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5]。叶嘉莹曾就这段话结合王国维之死做过极精辟的论述，其大意如下：王国维先生死于一个政治背景非常复杂的时代。同时代的人，大多能体会王国维先生所生活的环境，却苦于不能旁观者清，是谓能入不能出；而一些能旁观者清之人，苦于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不能言明真相；也有一些人，仰慕先生学术之成就、人品之贵重，又不愿言明真相。而以后时代的人，能旁观者清，却不能感同身受王先生当时所经历的一切，苦于能出不能入。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王先生的死才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对于王国维先生之死，我们必须深刻体认当时的社会背景，并且以王国维先生之心为心，才有可能做出较准确而客观的论述^[6]。

二、天才、热情与痛苦

王国维无疑是一个天才，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但王国维对天才的认识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老身长子以遂其生活之欲斯已耳”^[7]。在王国维看来，蚩蚩之民要比天才幸福得多，他们饥而食，渴而饮，结婚生子，满足了生活的这些欲望就足够了。天才却不一样：“然彼亦一人耳，志驰乎六合之外，而身局乎七尺之内，因果之法则与空间时间之形式束缚其知力于外，无限之动机与民族之道德压迫其意志于内，而彼之知力意志，非犹夫人之知力意志也。彼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欲人之所不敢欲，然其被束缚压迫也与人同”^[7]。天才与蚩蚩之民同样是人，同样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和道德动机的压迫，但天才却能认识到蚩蚩之民所认识不到的东西。一个人认识到的东西愈多，他的志向就愈高远，他对束缚和压迫的感受也就愈强烈，那么天才如何能够不痛苦呢？而且天才愈大，痛苦愈大：

“夫天才之大小,与其知才意志之大小为比例,故苦痛之大小,亦与天才之大小为比例”^[7]。正因为王国维是天才,而且是天才中的天才,他才会认识和感受到许多同时代的人所认识和感受不到的东西,他才会比他们更为痛苦,但他们无法体会到王国维的痛苦。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许多人在意识到自己是天才的那一刻都会欣喜若狂,王国维却不是这样,这源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王国维早年深受叔本华与尼采的影响,在生活态度上是悲观的。

一个人痛苦的大小还与他的个性有关。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一个人越热情,痛苦越大;越冷漠,痛苦越小。热情的天才要比冷漠的天才痛苦得多,因为有热情才会有悲伤。读叔本华的书,会感觉到他的笔调是冷漠的。叔本华曾经引述过柏拉图的一句话:“人们不过生活在一场梦中,惟独哲学家努力使自己醒过来。”醒过来的叔本华冷眼看着梦中的芸芸众生,一直到他的九十高龄。而王国维呢?他是半睡半醒的,或者说是时睡时醒的。王国维有一首《浣溪沙》,词中写道:“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8]!这个“天眼”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世界的永恒眼睛”,它能揭开人生的幻幕,透视其内在本性。王国维的“天眼”已开,能够洞悉红尘中的一切,但由于他的热情,不能免于红尘,他仍然是红尘中的一员,王国维虽然意识到这一切,却无法超脱尘世,于是他悲叹:“可怜身是‘眼’中人”!王国维比叔本华热情得多,所谓言为心声,读王国维的“苕华词”,就可以体会到王国维深挚而细腻的情感。叔本华是冷眼看人世,所以能得其天年,而热情的王国维脱不了红尘,就不免被红尘所累。

天才是痛苦的,热情的天才就更加痛苦。王国维的痛苦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王国维所填之词不少,后结集出版时,先以《人间词》命名。赵万里认为,先生之词多有“人间”二字,故以其命名之。《人间词》后改名为《苕华词》。“苕华”一词语出先生之诗。其诗曰:“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鲜可以饱”^[9]。其诗大意是:凌霄花儿,开得黄灿灿,我的心是多么忧伤啊!凌霄花儿,叶子青青,知道我活着如此,不如不来到这个人世。母羊很瘦,竹制的捕鱼器上泛着星光(意谓打不着鱼)。人只能吃点东西活命,很少能够吃饱啊!“苕华”就是悲伤的“人间”,在王国维看来,活着是痛苦的。

与尼采相比,王国维的热情又不够。尼采是外向的,他要做太阳,要主宰全世界,而当他发现自己的能力不够时,他的意志力已经紧绷到极点,他只能崩溃,只能发疯。而王国维是内向的,他内敛而含蓄,他把一切痛苦都埋在自己的心底,他的意志力要比尼采强得多,因此,王国维有足够的力量去自杀。

三、悲欢与忠义

王国维的家庭与个人生活也是颇多波折。王国维曾经自叙:“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0]。王国维自小身体不太好,性格又比较忧郁,很早的时候就不断地思考人生的问题。而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王国维四岁丧母。他的前妻莫氏所生之大女儿两个多月时夭折,而莫氏也在34岁时病故。继室潘氏所生之大女儿又在7个多月时夭折。王国维之父王乃誉在60岁时去世,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中称父亲“年不踰于中寿”,可见他认为父亲去世太早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28岁时病亡。王国维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壮年丧子,他无一能够幸免。尤其是长子王潜明未满三十即病故,对王国维的打击尤为沉重。

王国维与罗振玉可谓三十年之至交。青年时的王国维多蒙罗振玉提拔和相助,罗振玉甚至资助王国维去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一同流亡日本,王国维一家的生活基本上靠罗振玉接济。后来二人又一同服务于满清小朝廷。其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喜结连理,罗王二人也成为亲家。其后罗王关系交恶,具体原因颇多猜测,但二人交恶确为事实,罗振玉在王国维的长子亡后,不打招呼便携其女归宁,令王国维十分难堪,而且命其女拒收王潜明的恤金,即为明证。从王国维百般恳求罗振玉收下恤金的事情就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朋友是怀着一颗忠义之心的。他不愿意三十年的友谊发生变故,即使变故已成事实,他仍然恪守着忠义的原则去处理双方的关系。感情深挚而内敛的王国维是多么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更不愿意把这种事情摆到世人面前来。王国维不喜多言,但每一次的变故与苦难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无法弥合的伤痛。

生活虽颇多波折,但王国维仍然对家庭、朋友、国家坚持着他的信念,就象他坚持留着他那条发辫一样。有人认为,这条发辫是王国维效忠于清室的

象征，是典型的满清遗老的标志。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中间一度把它剪掉，后来又要留起来呢？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王国维的发辫与自鸣高异无关，王国维生平之行止与此是绝不相类的。

王国维非常欣赏屈原，所以提起王国维的发辫，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屈原的那句诗：“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发辫”与“奇服”一样，是人生信念的象征。20世纪初的清廷风雨飘摇，鉴于国力之衰弱，列强之凌侵，中国知识分子多是开放而进步的。此时年轻的王国维学日文，学英文，研究西方著作，介绍西方哲学，去日本留学，他怎么会留着那条辫子呢？然而辛亥革命后的一幕幕闹剧，让王国维亲眼目睹了一帮军阀政客是怎样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丢弃国计与民生的，敏感而热情的王国维，他的感受之痛，不是我等所能想象的。正如叶嘉莹所说：“辛亥革命的激变，以及革命后的失败与混乱的现象，却使静安先生以其过人之锐感及其过人的反省之能力，很快就发现了盲目去接纳一种新文化的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的种种流弊”^[6]。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在谈到父亲的辫子时曾说：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让王国维明白了盲目的转变是一件多么可笑和荒唐的事情，一个人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事情，是应该抱有忠诚和信义的。于是，王国维重新留起了发辫，不仅仅是为了清廷，也是“先生信念、节义、幽愤之所在”^[11]。

据王国维《补家谱忠壮公传》，其远祖可以追溯到北宋的王稟。靖康之难中，王稟领兵驻守太原，金兵围城达二百五十日，粮尽城破，王稟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最后与儿子王荀双双赴汾水而死，其事见于《宋史》。王国维叹曰：“呜呼，处无望之地，用必死之兵，当蚩尤之攻，为墨翟之守，粮尽援绝，父子殉之，公之忠，可谓盛矣”^[12]。在对家族的追述与家谱的补撰中，王国维彰显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四、面对时世的悲哀与无奈

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备受列强欺凌却无力还击，人们期待着改变，以为一次改变或一次革命，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和希望。结果是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清帝逊位，袁世凯窃国，曹锟贿选，府院争斗，直奉开

战，冯玉祥倒戈，一撮军阀政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闹剧，完全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王国维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位有着深刻认识和敏锐感受的天才，时世的混乱与失败让他深感悲哀。更让王国维痛心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逼宫，弃中华民国与清廷订立的逊位条款于不顾，溥仪被迫搬出故宫。一个人尚且应该重诺守信，中华民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签过的条约说不算数就不算了！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在王国维看来，这种行为又算什么？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欧洲民族中，唯法兰西民族与我中华民族最为相像。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激进、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可它都带来了什么？当时带来的是血腥，以后带来的是法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内阁更换频繁，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稳定下来。中国人革命也要讲究个彻底，于是清廷被逐出故宫。而英国与日本，两个留有浓厚封建残余的民族却一直繁荣而稳定，英国与日本皇室至今仍是国家的象征。而冯玉祥何许人也？阵前倒戈、反复无常的小人也。当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反复无常的小人不止冯玉祥一个，冯玉祥也不是最反复无常的一个，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评价他，因为事实如此。如果说冯玉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尚有可取之处，那只是因为他曾经处于正确的政治位置上。而面对这一切，王国维唯有悲哀与无奈。

1926年9月，王国维之长子王潜明去世于上海。1927年3月，北伐军进军徐州。同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兵出潼关，6月1日，进抵郑州，北平大恐。此前已有好事者在《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的文章，王氏大名赫然在列。王国维曾经为清廷服务过，可他干的都是些什么工作呢？一次是充学部图书局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之事；另一次是做溥仪的师傅；干的都是他的本行——编书及教书。为清廷编书、教书就是错误，在清华、北大编书、教书就是正确吗？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无非就是编书、教书而已，只不过是地点不同罢了。再说，一位学者有政治倾向有何不可呢？试问天下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倾向？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他的政治倾向是为公还是为私？即使王国维是保守落后的，他也是人品超然、成就斐然的一位大学者。党军要来，而且是为王国维所不齿的冯玉祥，又能指望这种人干出什么好事呢？冯玉祥已经侮辱过整个中国一次，这中间包括了对王国维人生

信念的侮辱,还要再让他侮辱一次吗?王国维的选择是“不”:“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一年王国维 51 岁了,虽然父亲 60 岁时去世仍“不跻于中寿”,但与两个女儿、长子和前妻莫氏相比,王国维已经活得够长了,所以他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1927 年 5 月 30 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来北京看望王国维,谈及时局,王国维忧愤异常,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6 月 1 日,冯玉祥进抵郑州,6 月 2 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之所以选择水,是要追随他的先祖与他所敬仰的屈原。

对于王国维之死,我们深切哀痛,正如王国维之弟王国华所言:“奈何以沉潜之质,与世无竞之身,不能与海内外学者以钻研学术相终始?”^[13]这样的学术奇才,这样的淡泊之身,为什么不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学术财富?王国维曾说:“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亡中国学术也,降生王公静安,而王国维在自己的学术盛年,撒手人世,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王国维有负于中国学术。时代有负于王公静安,王公静安亦有负于时代。

五、结 语

王国维忧郁的个性和叔本华的哲学,使他在生活态度上是悲观的,而天才与热情的兼具进一步导致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忠与义是他恪守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诚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

了离去。

参考文献:

- [1] 缪 钺.王静安诗词论述[C]//吴 泽,袁英光.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2]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C]//姚淦铭,王 燕.王国维文集:第 4 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3]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C]//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 王国维.人间词话[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 [7]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8] 王国维.苕华词[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9] 朱 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0]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1] 青木正儿.王先生的辨发[C]//陈平原,王 枫.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 [12] 王国维.补家谱忠壮公传[C]//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3] 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C]//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Death of WANG Guo-wei on the thought of WANG Guo-wei

LIU Yan - miao

(Department of Humanity,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6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the documental analysis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WANG Guo-wei's death.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iving attitude of WANG Guo-wei was pessimistic. He had more acute feeling and more intense pain than common people because he was talented and passionate. Faithfulness and loyalty were his articles of creed. There were many deaths in his family so he didn't fear death. WANG was sad and helpless for the chaotic and changeable of current events. He wanted to conserve his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and didn't allow other people insult them. So, he selected suicides.

Key words: WANG Guo-wei; genius; passion; loyalty